

Xuyun's Interpretation of Concept of "the Source of Word"

Qing Ming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1965295347@qq.com

doi:10.26602/Inms.2018.97.546

Keywords: Xuyun; Seeing Word Zen; the Source of Word; Seeing Self-nature; *Tathatā*.

Abstract. The cor-teaching of Chan Master Xuyun's sudden enlightenment Chan is practice of the "source of word," which is a key term for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system of Master's Chan though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t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Therefore, this paper used hermeneutics as its method of study, made a research on Chan Master Xuyu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ource of word."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source of word" was the subject of meditation, Xuyun used the key sentence "who is chanting Buddha?" as his meditative subject, and considered *tathatā* as source of word. He stressed that practitioners i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can not always stay in the realm of purity and freedom, for if they persisted in the realm of purity, they would produce pure delusions.

虚云对“话头”的诠释

明清

云南师范大学, 中国, 云南, 昆明

1965295347@qq.com

doi:10.26602/Inms.2018.97.546

关键词: 虚云; 看话禅; 话头; 见性; 真如

中文摘要. 参话头是虚云禅师顿悟禅法的核心思想, 也是把握他的整个禅学思想体系的关键, 无疑有重大研究价值与意义。为此, 本文以诠释学为研究方法, 对虚云禅师对话头的诠释作探讨。认为话头是参究的题目, 虚云禅师以“念佛是谁”作参究题目, 以真如自性心诠释话头; 强调在参究话头的过程中不能沉浸在“清静自在”中, 因为若“起心看净”就会“生净妄”, “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绝, 即是法缚”。

引言

虚云禅师(1840-1959)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关于“参话头”[1]的开示中有这样一段话:

参禅下手功夫, 就是诸方常常说的看“念佛是谁”这个话头, 万缘放下... 昼夜六时,

行住坐卧……总不离开这个话头。怎么看呢？先念佛数声，看此念佛的究竟是谁呢？……[1]

这是 he 向信众讲授“参话头”的禅法，关于“参话头”，虚云禅师有时又用“看话头”，考其“参话头”和“看话头”之内容，二者并无区别，可以说虚云禅师所谓看话头就是参话头，参话头就是看话头。但鉴于他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禅学开示中用的是“参话头”，平时用最多的也是“参话头”，故本论文用“参话头”。以上引文包括他对话头、疑情、用功方法、参禅的先决条件和参禅目的的诠释，是构成他的“参话头”禅法主体部分的最重要内容。

虚云禅师参话头的禅法显然与禅宗史上禅师们的禅法有所不同，例如与宗杲禅师（1089-1163）所创立的看话头禅法，就有极大不同。那么，在虚云大师看来何谓话头？他给信众开示看话头时不能“空心静坐”的用意是什么？“见性”在其禅法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虚云禅师开示中反复强调的“疑情”是什么意思？本文将依据虚云禅师的开示录及有关资料用西方现代诠释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诠释。

1. 话头

在禅宗史上，关于参话头典籍有《高峰原妙禅师禅要》[2]、《天目明本禅师杂录》[3]、《大慧普觉禅师语录》[4]、《圆悟心要》[5]、《博山参禅警语》[6]、《禅宗直指》[7]和《大慧宗普觉师语录》等，根据这些文献，“话头”指的是公案中供学人参究之用的某一个字或某一句话。例如《大慧宗普觉师语录》载，“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4]参话头禅之始创者北宋大慧宗杲禅师由赵州公案中得出的“狗子无佛性”这句话即是话头。宗杲，字县晦，号妙喜，原姓奚。南宋高僧。13岁入惠云寺，次年为衲于郡中景德寺。宋宣和六年（1124），在汴州参谒禅师园悟克勤。得园悟许可，与之分座讲法，以雄辨闻名。绍兴七年（1137），居径山能仁寺。三十二年，孝宗闻其名召对，赐名“大慧禅师”，并御书“妙喜庵”三字赐之。后在云居山云居山唱看话禅，开禅宗参话头之先。圆寂后谥“普觉”，塔曰“宝光”。宗杲禅师大力倡导的话头禅，是禅宗发展史上的新的转折点。话头禅以新奇的方法，充沛旺盛的生命力和无限的自信心，给禅门重新谱写出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行曲，鼓舞和指引学道者们，循循话头的妙处，努力向开悟见性的历程迈进。从而开创了禅宗思想的新意境，注入新的营养和活力。同时，也标志着禅宗的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大慧宗杲提倡所谓的话头禅（又称看话禅），是在反对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基础上创立的。宗杲要人参赵州禅师的无字话头，鼓励学者起疑情，以疑情参究公案，而达到开悟。宗杲认为，修行必须在生活之中进行，反对远离尘世，独自修行。因此，他大力排斥当时流行的默照邪禅，认为它会造成学者终日只知静坐，是在“断佛慧命”、“堕在黑山下鬼窟里”，有默无照，是邪禅。禅宗杨岐派在宗杲手上推至最高峰，他的禅法，对后世禅宗形成深远影响。南宋理学也深受他的影响。宗杲大力推荐给其弟子用以提取话头的主要是关于文偃、赵州和马祖禅师的如下公案：

僧问云门：“一念不起时，还有过也为？”云门云：“须弥山。”僧问云门：“如何是佛？”云门云：“干屎橛。”

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严阳和尚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严阳问：“一物既不将来，放下个什么？”州云：“放不下，担取去！”

僧问（马祖）：“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马祖答：“为止小儿啼。”僧又问：“啼止时，如何？”马祖云：“非心非佛。”庞蕴居士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4]

关于狗子还有无佛性的公案，宗杲解释：

“赵州狗子无佛性话，喜怒静闹处亦需提撕，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则自谓我即今迷。执迷待悟，纵经尘劫亦不得悟。但举话头时，略抖擞精神，看是个什么道理。”
[4]

他认为，历来将公案视为正面文章加以理解发挥的文字禅并不能真正体悟出宇宙人生的真理，反映祖师禅的真实面貌，因此他极力反对文字禅，主张从公案中提出某些语句作为题目参究，以消除一切思维、知解和妄想，达到离文字相、离思维相、离心缘相的般若空性。在此过程之中，从公案中提炼出来的用以参究的题目就是话头。

现代学者方立天也认为话头就是参究题目。在他看来，“话头”的“话”指公案，“头”是公案的要领的意思，通常话头是选自公案古则中的某些语句作为焦点来勉力参究，所谓看话头是从公案中拿出一则无异味语让人不要就意思思维方面去说破，而是就话头起疑情，专心参究。[8]

与历代大德学者有所不同，虚云禅师在“话头和疑情”的开示中以诸法空相为话头：

什么叫话头，话就是说话，头就是说话之前。如念“阿弥陀佛”是句话，未念前就是话头。所谓话头就是一念未生之际；一念才生，已成话尾。这一念未生之际，叫作不生，不掉举，不昏沉，不着静，不落空，叫做不灭。时时刻刻，单单的，一念回光返照这“不生不灭”就叫做看话头，或照顾话头。[1]

“不生不灭”的“一念未生”之境界就是《心经》所谓的诸法空相：“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虚云禅师早年研究过《心经》，并著有《心经解》（虚云禅师经常讲经，曾讲过《楞严经》、《法华经》、《圆觉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经》、《药师经》、《楞伽经》、《地藏经》、《梵网经》、《心经》、《起信论》等经论，著有《楞严经玄要》、《遗教经注释》、《圆觉经玄义》、《心经解》，但在文革中被毁，所有注疏皆已不存。），在此，他以诸法空相来诠释话头。在他看来，所谓诸法空相不是空空洞洞中的相，是离开“空”“有”二元的空相，所以他又强调“这一念未生之际，叫作不生，不掉举，不昏沉，不着静，不落空”。

在凡夫众生的视野下，世间一切诸法宛然有出生，灭亡，增减，染污，清净，掉举，昏沉，动静，空有等状态。而在佛菩萨的般若空性中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因为离开妄念而没有任何境界之相，一切法，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没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有常乐我净的真如自性心。所以关于话头虚云禅师在“参禅的先决条件”开示中又说：

话从心起，心是话之头；念从心起，心是念之头；万法皆从心生，心是万法之头。其实话头，即是念头，念之前头就是心。直言之，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话头。由此你我知道，看话头就是观心，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观心。[1]

在此，他从真如自性心层面来诠释话头，此真如自性心，从言说分别方面而言，有“空”和“不空”两方面，所谓空指的是，从无始以来，与一切妄想分别等染法不相应，离一切法差别之相。所以这一真如自性心，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异俱相。由于与众生的妄想分别心完全不相应，因此称之为“空”。实际上如果离开虚妄心，实际上是无任何东西可空的。所谓“不空”，指的是当证悟了般若空性，虚妄分别消除，真如自性心就显现出来；由于这一自性心，常恒不变，净法满足，所以叫做“不空”。

虚云禅师从“空”和“不空”两方面来表述话头，无非是要引导众生离开虚妄分别，证悟常恒不变，清净自在的真如自性心：

“一念未生之前就是话头……，看话头就是观心，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就是观心。性即是心，‘反闻闻自性’即是反观观自心。‘圆照清净觉相’，清净觉相即是心，照即观也。心即是佛，念佛即是观佛，观佛即是观心。所以说，‘看话头’或者是说‘看念佛是谁’就是观心，即是观照自心清净觉体，即是观照自性佛。”

[1]

在此问题上，他显然深受《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大乘起信论》在法相层面将心分为真如心与生灭心二门。真如心就是真如、心体、心性、诸法法性的合一，是不生不灭的无为法，其特点是无相、离念（无分别）、离言，通常称之为真心。这就是虚云禅师所指的“自心清净觉体”，也是他所谓的话头。

2. 参话头

依据虚云禅师对看话头的诠释，人们在静坐或禅修过程中，追求心意识层面“清静自在”的禅法是不正确的，“虚公老和尚的开示”曰：

师公问我：“你用什么功夫？”我说：“亦念佛亦参禅，禅净双修。”问：“你既然念佛如何修禅呢？”我说：“我念佛时，意中含有‘是谁念佛’的疑情，虽在念佛亦即是参禅也。”问：“有妄想也无？”答：“正念提起时，妄念亦常常在后面跟着发生；正念放下时，妄念也无，清静自在。”师公说：“此清静自在，是懒惰懈怠，冷水泡石头，修上一千年都是空过。必定要提起正念，勇猛参究，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谁？才能参破，你需精进的用功才是！”[1]

这是民国三十六年冬季禅七，徒孙灵源到方丈室请求虚云师公开示，二人的对话录。灵源禅净双修，经常处在一种妄念全无，清静自在的境界里，自以为这就是解脱之道。《圆觉经》云：“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静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密，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皆依圆照清静觉相，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心经》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人们往往将此理解为回光反照，观察、沉浸在一个清静自在的境界就是用功之道，其实是经典的错误解读。在此，灵源犯了同样的错误。虚云禅师认为这种清静自在是懒惰懈怠，并非禅门了生脱死之道。若沉浸在这样的境界中，就像以冷水泡石头一样，修上一千年也不过是枉费心机，盲修瞎练。必需提起疑情正念，勇猛参究，看念佛的究竟是谁，才有望参破话头，彻见心性的本来面目。

虚云禅师的这种见地，我们以《坛经》来诠释将更加清楚。六祖慧能《坛经·坐禅品》中提到：“若言看心，心原是妄，知心如幻故。”意思是意识心从大脑形成，从有功能作用的那天起直到生命死亡，就像流水般生生灭灭不可停止，如果要这颗心静止下来，是与人的心理现象的客观规律相违背的。这样有意识的、强制性的、人为制造的“静止相”，分明是在与巨大的生命之流对抗，螳臂挡车，自找烦恼。

《坛经·般若品》中说：“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即是法缚”。想让如梦泡幻影的心念断绝，百物不思，是不可能的，这颗心是看不住的。这样的修就是“法缚”。又说：“若言看净，人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妄无处所，看者是妄。”如此，只会“障自本性，却被净缚”。即自性本净，但自显现或直用即可即佛，又要起心去寻找去执着去看守住这个“净”，“净无形相”的净相，即离色外又去寻找一个单独存在的空相，那岂不是又生起了“净”的妄想，又多了一重障碍了吗？这自性的本心，本来还净着呢，如果人们那样修，心求起净念，不又反而不净了吗？所以，虚云禅师对师徒灵源说，这种清静自在在实质上是懒惰懈怠，并非禅门解脱之道，若如此参禅，就会像以冷水泡石头一样，修上一千年也不会登堂入室。所以他说：“……若无妄想，亦无话头，空心静坐，冷水泡石头，坐到无量劫亦无益处。”[1]

3. 结语

总之，虚云禅师以真如自性心诠释话头，主张在禅修中不空心静坐不压制妄念，而是要升起般若观照，提起疑情正念；如此，由初参的疑情忽断忽续，忽熟忽生，渐至狂心收笼把握正念，再到功夫纯熟“我执”退化，就能自见本性，“自修自度，自成佛道”。虚云禅师以他的一生诠释了禅宗的正见正行，正修正道，其禅定功夫之深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属少有，不愧是一代宗师，人天师表。他的一生，志大气刚，悲深行苦，解行并进，严净毗尼，行头陀

行，弘法演教，建树卓著，为现代中国佛教正法树立、道风建设、人才培养、道场恢复等多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References

- [1] Jinghui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ster Xuyun*, Zhengzhou: Zhongzho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pp.168-192, 2009.
- [2] *Meditative Book of Master Gaiheng Miaoyuan*,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122.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3] *Record of Chan Master Tianmu Mingben Dharma Teaching*,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122.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4] *Record of Chan Master Dahui Pujue*,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47.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5] *Chan Master Yuanwu's Teaching*,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122.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6] *Dharma Saying of Master Boshan*,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122.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7] *Handbook on Chan Buddhism*, in *Taishō Shinshū Dai Zōkyō* (Revised version of the canon, compiled during the Taishō era), vol.122. Takakusu Junjirō and Watanabe Kaikyo ed., Tokyo: Taishō Issaikyō Kankōkai, 1935.
- [8] Fang Litian,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vol. 2),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p.808, 2002.